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小說組 優異獎

〈Blue〉

鄭果

一封信

今天覺得怎麼樣呢？

曾經讀到過這樣一個故事：一位虔誠的神父祈禱時總是會跪在聖像前，全身發抖大聲呼求天主的寬恕。信徒看見他這般熱誠都大受感動，紛紛效仿。但很快他們便堅持不下去了，跪著祈禱事小，呼求發抖卻一點也不簡單，裝是裝不來的。沒有人能像神父一樣維持這份澎湃高漲的情感。於是有一次彌撒結束後，信徒們留下來問神父該怎麼防止熱誠消逝。神父微微一笑：「激情也許很快就會冷卻，但恐懼和愧疚不會。我祈禱只是因為犯了罪，害怕天主的懲罰而已。」

我時常想起這個神父。究竟他是因為愧疚才當上神父，還是因為當了神父所以恐懼呢？

就像你前天說的：你只是想得到別人的感謝。說得沒錯，我一直都知道，我只是想你感激我，希望你會以我為榮。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之前跟你提起的那個女孩絕對不會這樣想。她總是能給出適切的回應，令人覺得很舒服。上個星期在琴房有種很特殊的平靜，就像以前在沙灘散步，海水浸過我們的腳印，黃昏的太陽浮在上面看起來在發光。有時候我覺得你們很像，或許.....她能比我更理解你。如果你們是朋友的話.....不知道呢。不過她大概不喜歡和我相處吧，像我這麼自私的人。

前天你說不想考試，我一時有些不知所措才說了那樣的話，對不起。其實我想告訴你的是，不考就不考了，明年也不考，以後都不考。只是因為我走過這條路才會覺得重要，才會認為你也應該走一遍。其實真的沒關係。

我這幾天都會在家，如果你想的話可以隨時發訊息給我。

愛你的哥哥。

1.

雖然已經計劃好了，到實際要動手做菜還是會手忙腳亂。他嘴上說「隨便就好」，也應該沒料想到我平時吃得這麼清淡吧？一邊煮的時候已經開始覺得沮喪，可是買好了材料就只能硬著頭皮把它做完。一碗番茄湯麵，配料是雞蛋、玉米和青瓜，加上一塊番薯和一片方包。平心而論，這對我來說算是很豐富了，要是他不喜歡也沒有辦法。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把麵放在書桌上，熱氣蒸騰上升，讓白色光管變得朦朧。窗外的天陰沉沉的，山後雲霞就像是灑在地上的紫色顏料，靜止在遠空。我閉上眼睛，聞到了芫荽的味道。他吃不吃芫荽呢？

上個星期他突然發訊息給我，問要不要一起看電影。雖然有點驚訝卻幾乎沒有猶豫就答應了。跟他在一起會有種踏實的感覺。具體是指什麼我也不太清楚，只是隱隱約約有個概念，像是喜歡的季節如約而至。他想看那部新上映的港產劇情片，口碑和票房都不錯。其實我跟母親看過了，但倒也不介意再看一次。

「我可以去宿舍跟你一起吃晚飯嗎？」他問。我告訴過他我平時晚餐吃些什麼，他並沒有像大多數朋友一般驚訝於我的「健康」食譜，反而很感興趣。

「那就這樣說定了！我們一起吃晚飯再去看電影。」雖然只是看著手機螢幕，我卻仿佛能聽見他輕鬆的語氣。

我叫他阿藍，因為他的笑容給我一種斑駁交錯的暖意。像是把哀傷都藏進了眼底的陰影之中，貧瘠卻透著光亮。

我們是在創作班上認識的。老師安排每個同學分享一本自己喜歡的書，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我苦思冥想了很久，結果他在我分享的前一個禮拜把我準備好的書說了。

「我想推薦的書可能很多人都聽過，就是沙林傑的《麥田捕手》……」

我一下子慌了，班上就二十多個同學，這都能跟人「撞書」，難道沙林傑已經流行到爛大街的程度啦？

「……對我來說，主角胡登不是一個社會制度的反叛者，他在城中遊蕩也不是為了控訴、對抗那些『虛偽的大人』（他用手比了個引號）。事實上，他只是被無處不在的批判壓得喘不過氣，想找個能發泄厭悶的容身之所而已。」

「你為甚麼喜歡這本書呢？」老師溫柔地問。

「嗯……大概是因為書裡面的，怎麼說呢，那種熱誠吧。我猜。」

「什麼樣的熱誠呢？」

他托著頭想了一會，然後忽然笑著說：「老師，我們明知道寫作無用，沒有任何創造性可言，但還是在一直寫。支持老師繼續寫作的應該就是這種熱誠吧。」老師有點訝異地看著他。

後來他說起這件事，其實當時想到的完全不是這些，只是不想氣氛變得太過侷促才臨時換了一種說法。

「那你原本想說什麼呢？」我模仿老師的口吻問他。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「咳咳，」他清了清喉嚨，「每個小孩都想要縮小眼中複雜殘忍的現實，拓展自己想像的世界，從而延續他們的創造力。」他臉上閃爍著奇異的光彩。「我想，一個及格的老師應該要給予他們這個空間。」

我表示認同，如果那天在課堂上說這些冠冕堂皇的話大概會讓同學們感到抵觸。關於「熱誠」的想法像音節掉在隔音墊上被釋放了，於是老師才能順理成章地稱讚：「不會無用喔！你的文字很特別呢。我能在你的字裡行間看出你對其它人的執著與關懷，這是非常難得的喔！繼續創作吧。」

每次分享過後老師都會問「有沒有其它同學讀過這本書？」因為害怕成為焦點非常緊張，看了一眼四周同學才發現沒有人舉手。這本書也沒想像中那麼俗套嘛，或許是這樣的想法給了我勇氣，於是我緩緩舉起手。但老師卻像是沒看見一般微微點頭，然後繼續講課。怎麼會這樣，我都已經準備好回答問題了，鬆一口氣的同時竟然會覺得失落。準備了那麼多，到頭來一個字都沒說出來，還要再去找另一本書。真倒楣。

下課後，是他主動來找我聊天的。

「你也喜歡《麥田捕手》嗎？」他語氣中略顯興奮。

「...」我愣了兩秒，「嗯...本來我也想分享這本書的，可現在被你搶先了...」我有點太遲鈍了，可能會讓他覺得我不想理他，其實不是這樣。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我只是還沒準備好。

「真巧啊！」他撓頭像是在表達歉意，「你最喜歡書裡的哪一段？」

「...胡登跟妹妹菲芘說話那段...」

「我也是！」那段寫得很精彩！還有那首歌...If a body catch a body coming through the rye...」他低聲吟誦著歌詞。

「是If a body meet a body啦！」我當時很想這麼說，但忍住了。後來逐漸理解他的意思才明白自己是幸運的，可那一刻我就只是還沒準備好要去糾正他而已。

2.

看他一邊吃麵包一邊點頭，心裡有點緊張。

「我覺得不錯哦！吃得很飽呢。」他笑著說。

「不會太清淡嗎？」我還是放心不下，「或者...應該加點肉對吧？」

「不加也沒關係哦，這樣就已經很豐富了，謝謝。」他把碗裡剩下的番茄湯一飲而盡。「倒是你啊，」突然盯著我，「應該再吃多一些。」

「啊？」

「太瘦了啊！你要多吃肉才行。」

突然就有想哭的衝動。明明他也那麼孱弱，是那種颳八號風球晚上會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回不了家的程度，還好意思說我。只是很簡單的一句話，可是被說瘦還是莫名覺得傷感。

我會把責任推到前男友身上，雖然這樣對他不公平。「你最近胖了哦」，他從前會這樣說，見我生氣又會補上一句「開玩笑的啦！胖胖的很可愛呢，我很喜歡」之類的。我不想顯得可愛，可即便再無理取鬧也不會認為「胖胖的很可愛」是批評。

他奸詐的笑容真的很討厭。

「肥婆！你還吃東西嗎？太丟人了。」他不曾這麼說，但若這些話出自他的口我也不會驚訝。隨後我又為自己將不存在的罪孽放置在他肩上感到不安。為了安撫自私，我開墾了這片虛構的淨土。

「為什麼呢？」

「啊？」我回過神來。

「為什麼不享受吃東西呢？」他很認真地問。

我本想否認，卻發現沒辦法說出「我很享受哦！吃飯的過程非常開心」這樣的話。他不是問我「為什麼不喜歡吃」或「為什麼不吃多點」，反而讓我很不適應，準備好的藉口都瞬間派不上用場。雖然他大概只是隨口說說，在我耳中卻變成了嚴肅的質問。好想用被子蓋住自己的畏縮。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「不過算了，」他開口為我解圍：「這種事很難說出口吧。要是可以的話誰不想好好吃飯呢？吃不下也無可奈何。」他頓了頓，像是略帶歉意地補充：「我也有無論如何都不想做某些事的時候，也不想知道為什麼，更別說告訴其他人了。」

「可是這樣不就是在逃避嗎？」我有點失落。

「不會吧...」他眯起眼睛，一個字一個字地說，「在厭惡的時候，只有厭惡這種感覺是真實的；即使有一天你與它和解了，它存在過這件事是不會改變的。」

他身後背著的是夕陽最後一抹餘暉，細長的窗框將他的神情定格。就是在那樣真切的笑容中，我發現了他眼底的陰影。

阿藍有一個妹妹，比他小四歲，今年考DSE。雖然他不常提起，但我能看出來他很擔心。父親是中學老師，因為身體原因提早退休了，隨著家裡開銷增多，阿藍中學畢業就開始兼職，除了私補之外週末還會去餐廳做侍應。即便如此，他還是能把時間安排得很好，主修文學、副修音樂成績都非常優異。

創作班下課後我們有時會一起吃飯，然後坐地鐵回家，除此之外很少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交流。

他總是輕描淡寫地說著自己的看法。「填鴨式教育的可怕之處在於那些公式化的課本內容。我們用十多年時間記住一大堆與生活脫節的知識，然後在考完試三個月內全部忘掉。日復一日的死記硬背會讓學生對生活產生愧疚，仿佛讀書之外的一切都是浪費時間。老師只強調我們需要知道什麼，卻不曾提醒我們感受也同樣重要。」

「那你當老師之後會怎麼做呢？」我饒有興味地問。

「你看過*Dead Poets Society*嗎？」

我點點頭。

「我會叫他們把教科書全都撕掉。」

我大笑出聲，他也跟著一起笑。

我們也會說些很無聊的事情，像是某個明星被狗仔拍到出軌，或是某個教授家暴但學校還是繼續聘請他之類的八卦。他有時候會關心我，「你最近怎麼樣呢？讀書壓力不大吧？」，卻從不刻意問我問題，對我來說不用談及自己的事會比較自然，所以其實跟他聊天挺舒服的。這大概就是我說的踏實吧。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3.

一個星期後的傍晚，我回到家與母親一起吃飯。上完課還要幫學生補習其實已經很累，一進家門就躺在沙發上。有人說睏倦是源於安全感，有人說是缺乏安全感的鴛鴦效應，聽起來似乎並不矛盾。

「回來啦？今天煮了節瓜湯哦！」

母親在廚房炒菜，還一邊哼著歌，看起來心情很不錯。

「謝謝媽媽。」雖然不討厭節瓜，但更喜歡勝瓜草菇湯。昨天她問我的時候就說了，可能記錯了。

脫外套時發現袖子上有血跡，原來兩隻手的食指都破皮發炎了。拇指比較腫脹，最近又開始無意識地摳手指。

男生們喜歡細長潔淨的手指，而不會看著我血淋淋的指節像煙斗一般鼓起還覺得很刺激。我有時候會渴望毀容，用刻意的暴力摧殘臉上的不平整和缺陷，親手塑造旁人用以辨識我靈魂的圖標。大家會以同一個理由討厭我，想想就覺得愉快。所以我不消毒也不處理傷口，由得破損的手指暴露在細菌之中。不是說手是人的第二張臉嗎？

母親拿起勺幫我盛了一碗湯。「在學校很少喝湯吧？」她露出疲倦的笑容。

「嗯，很少。」熱氣從碗裡蒸騰而上，在眼鏡形成了一層霧。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「那就趁熱喝。」

之前吃飯我問過阿藍為什麼長輩都喜歡叫人「趁熱吃喝」？這麼熱怎麼吃嘛？

他認真想了一會。「或許有溫度的從來都不是食物本身，而是煮飯的人的心意吧？只是必須透過熱乎乎的飯菜這份心意才得以傳達。無論多用心去準備一餐飯，這份心意都不會以任何一種形式存留，所以只有吃飯的人能賦予它意義。」他說他也喜歡煮飯，每次看到飯菜涼了都特別難過。

「吃肉餅，」等我喝完湯，她夾了一塊放在我碗裡。婆婆還在的時候家裡經常蒸肉餅，因為她咬不動魷魚或馬蹄之類的配料，所以我們家的肉餅只加切成小粒的香菇，而且蒸得非常嫩滑。

「記得嗎？你婆婆特別喜歡吃。」母親講故事會用「你婆婆」、「你弟弟」甚至「你老母我」來開頭，嘗試讓我有更強的代入感。

「記得啊，應該說她是喜歡吃你蒸出來的味道。」

母親笑了笑，「有一次吃肉餅你倒了很多醬油汁進她碗裡，我就說了你兩句，你哭了好久呢！」一邊說一邊搖頭。

感受往往主導著記憶，如果用談笑的方式說起就顯得沒那麼重要了。

我發脾氣對母親說了很過份的話（為什麼發脾氣已經記不起來了），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她一晚上沒理我。為表歉意，我寫了封信告訴她那只是氣話，不是我的真實想法，對不起。結尾處加上「愛你的女兒」，隔天一早放在桌子上。放學回家時信已經不見了，她若無其事地跟我吃飯聊天，算是和解。

一個星期後，餵婆婆吃飯時她抱怨說飯粒太硬難以下嚥，於是我將肉餅裡的醬汁倒進她碗裡想讓她吃得更舒服。

「不要讓她吃得太鹹，她有高血壓。」

「是她說...」

「她說什麼你就做什麼嗎？你不會自己判斷嗎？」那段時間母親要兼顧工作和照顧婆婆異常辛勞（我也會分擔，但婆婆不太喜歡我陪），所以我沒有頂嘴，低下頭默默吃飯。

或許是臉上的委屈和不滿太過明顯，又或許是母親忍受不住吃飯時壓抑的氣氛，「你擺出一副苦瓜乾臉是想怎麼樣？是不是要我給你寫一封道歉信才行？」聽到婆婆發出乾澀的笑聲我腦海中閃過很多念頭。我不想這樣。那天晚上我把自己反鎖在房間裡哭了很久，不斷思考要如何把信拿回來，塗掉下款之後再放回去。

「不好意思哦，」母親略帶歉意地笑著。

「沒事啦，都過去那麼久了。」我低頭繼續吃飯。電視新聞的聲音為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我的孤立提供了著陸點。

母親欲言又止。我逐漸悲傷起來，想躲回房間，逃避這張正在迅速衰老的餐桌。

「這一年多來辛苦你了。」

眼淚瞬間填滿眼眶，一動就會滾下來。燈光比較暗，希望她看不見。

「下個月，」母親緩緩開口，「清明節一起去掃墓好嗎？」

我點點頭。

感受有時候會以難以預料的方式轉變。我們看重的價值最終會形成軀體，作為其他人參照的對象。所以即使醜陋的身形外觀能逃避善惡標準，還是必須匍匐於自我築起的審判台之下。也正因如此，我能理解婆婆的冷漠，和她面對我時的隱忍。

你在我心裡種滿荊棘

我張開口想把它嚥下

你堵上我的唇

自此我成了啞巴

回看之前寫下的文字，心中有種說不出的疏離。婆婆剛剛去世的時候，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也就是大約半年前，我的精神狀態和身體都不怎麼好。因為疫情的緣故不用回學校上課，我有兩個星期沒出門，一直把自己埋在被窩裡。能清晰地感覺到身體和下肢溶化潰爛與床鋪合而為一，分別體現在氣味和視覺上：被單粘黏著腐化的角質層和皮屑，潮濕產生的異味充斥整個房間（用力吸進腐臭會令我安心）；大腿上濕疹和潰瘍肆無忌憚地擴張版圖，不小心造成的傷口久久難愈。也是從這時候開始有意無意地摳手指，讓指頭如女明星乾燥的粉底般裂開，多厚的妝容都掩蓋不了皺褶。血珠流進指甲縫中看起來特別鮮艷。

那段時間我與床產生了某種聯繫，似乎只有被子蓋著身體才使我完整。在床上上網課、做報告，躺著看電影、動漫，有時候寫寫日記。男朋友打電話來我也不太想說話，其實我需要他陪我，只是沒辦法告訴他。看著手機上面表示時間的數字不停增加，一起分享沉默。如同失去語言般靜謐，世界戴上了耳機，無聲無息。彼此有共識之後就很簡單了，慢慢地我不再找他，他也不打給我。

因為在床上的時間很多，我經常發夢。夢裡的場景大同小異，我坐在婆婆床邊幫她按摩四肢，長年沒運動導致肌肉萎縮，像雞腳一樣細弱。其實自從幾年前摔下樓梯她下半身已沒了知覺，所以我主要是輕輕搓揉她的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手臂。

「好痛啊，你那麼大力是想害死我嗎？」

我平靜地閉上眼睛。火葬場，喪禮，骨灰盒，畫面依次閃過。這種如釋重負的感覺醒後也不會消散，隨之而來的是對自己的厭棄。

我開始跟被子對話。它總是溫柔地覆蓋我的醜陋不堪，容納我傾瀉而出的孤獨，捨不得離開。我們一同被困在了沉寂裡。

隔壁房間有時會傳來輕微的嗚咽。仿佛無可避免，連接我們的某個東西消失了（我指的是所有「我們」），即使只一牆之隔卻再也不能靠近對方。這份疏離不斷綿延，至今仍然使我感到哀傷。

4.

「書寫創傷不會使傷口馬上愈合，但可以提醒我們療傷是一個漫長的過程，甚至有的時候只能用痛楚來抑制痛楚。」老師與我們一起讀《人皮刺繡》，有幾個同學哭了。

「這個星期大家可以嘗試寫一些跟創傷有關的經歷和感受，體裁不限。寫不出或不想分享也沒關係，這次不算作功課。」在聽老師講她的過往經歷時，我也有衝動想表達些什麼。可是一來我對自己的文字沒有信心，二來那些小事在其他人眼中可能根本算不上創傷，只是幸福生活的小插曲罷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了。

下課後，阿藍說想找個地方聊聊天。於是我們去了宿舍的琴房。

琴房很小，只放得下一部琴和兩張凳子。他一言不發，坐在鋼琴前低頭沉思，彷彿在心裡把樂譜過了一遍，然後才開始彈。他彈得很從容，修長的手指在琴鍵上緩緩轉動，像芭蕾舞中的雙人舞一樣柔軟。真令人羨慕。

「啊！是電影裡的那首歌！」我突然記起來。

「嗯，」他笑了，「德布西的*Rêverie*。」

電影裡的小男孩被父親逼著學鋼琴，練不好就打手心，彈順之前不准吃飯。男孩對鋼琴沒興趣，可是為了不讓父親失望而拼命練習，想證明自己並非一無是處。

「我是一個不重要的人。」男孩在學校被欺負，父親卻說只要成績好就不會有人欺負你，還把他喜歡看的漫畫全部丟掉，說看漫畫浪費時間。

母親看電影時想要拖住我的手，我下意識縮開。「我就是那個不重要的人」，兩次看都忍不住這樣想，即便情感上不會覺得特別難過。反倒是母親，電影結束的時候依然不停抽泣。

離開電影院走到城門河畔，點點星空像是被弄污的畫布，糅雜著暗淡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的冷色調。岸上站著一排白鷺，不時舒展翅膀，脖子緊挨著彼此相互依偎。

也就是這時他看著我說，*Rêverie*是幻想的意思，應當是讓人能漂浮於其中的美妙樂章。一片虛構的淨土，我心想。

當他演奏時，曲子中卻瀰漫著哀傷，是陰天忽然想吃朱古力卻沒有動力上街去買的那種哀傷。不把感情過多傾注在琴鍵上只是不想氣氛變得太過侷促，我想象他這麼說，然後聳聳肩。可是沒有，彈完之後他盯著自己的手指，什麼都沒說。

靜默裡還是能聽到幻想的音符在流竄。某個音樂家說過，令人感動的不是聲音本身，而是音與音之間的縫隙。留白的空間使無聲得以迴蕩，思緒不知不覺就被吸了進去。

「我想寫婆婆。」連自己都覺得突兀。

「你是說...」

「嗯，創作班的文章。但其實那不是什麼特別的事。」

他扭過頭看著我。「既然想寫...是很特別的事吧，至少對你來說。只是怕很重要的回憶變得廉價，怕辜負曾經付出過的感情，是嗎？」

像被番茄皮黏住喉嚨吐不出來，我有些慌亂。大家都說要把脆弱的部分藏得好好的，可是還是會不小心遇到某個人，一下就能看穿你眼底無限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綿延的藍色——就像月光傾瀉在湖面——然後對你說：「我知道那是什麼意思喔，因為我也試過，是無論如何都會記得的感受。」

我突然想起第一次見面時他對我說的話。「If a body catch a body coming through the rye...」我以為他跟胡登一樣記錯了歌詞，把meet當成catch。但後來我知道他沒有記錯。對於重視的東西，他總是滿懷熱誠，陰鬱反而成了他燦爛笑容的點綴。

「我也想寫一個故事，但一直無法下筆。不如...我們約定寫完之後交換看怎麼樣？就算是有個託付了。」

我說不出話來。當時我的臉應該很紅吧。

不知道為什麼，他說也有故事想寫的時候，我就下定決心要把那些事寫下來。雖然微不足道，或許也沒有人會看，但要是連這件事都做不好大概會連自己都看不起自己。

「好，那就把彼此的故事相互託付吧！」我笑著說。

我曾經以為熱誠是即使知道沒人看還是會繼續寫，我錯了。熱誠真正的含義是，將書寫獻給那些已經無法看到的人。

宿舍底層的陽台面向吐露港，黃昏下的海岸顯得有些蕭條，夕陽盈盈，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輝映人們眼底。遠處的小船航行在雲霞的倒影之中，融成一幅油畫。「好美啊。」心裡感歎卻沒說出來。他應該也是這麼想的。

上次看完電影他從沙田送我回來學校，說什麼女孩晚上一個人很危險。我調侃他：「你這麼瘦弱跟我也差不了多少」，他笑著說他這種人沒關係的。

不太能明白什麼叫「他這種人」，所以這次換我送他。

「可你不是回宿舍嗎？」

「...今晚我回家。」

東鐵線總是特別吵。火車進站會發出尖銳的「吱吱」聲，與軌道摩擦碰撞，火星四濺。這是大學站的標記，是每個學生都聽過的哨鳴。

下班晚高峰時段車廂裡非常擠，我們只能蹣縮在角落。由於挨得很近，他背靠車門，看起來像是被我「壁咚」了。想到這我不禁微笑。

「你笑什麼啊？」

我搖搖頭。

過海之後很快就到了。窗外忽明忽暗，城市仿佛在急迫地老去。一路上我們都沒開口，共同感受著存在的此刻。我清晰看見自己的每一步，一步接下一步，連續不斷，卻又像靜止的畫面。街燈亮起，趕著回家的人們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快速掠過我們。空氣中能聞到一種無法消解的焦躁，即便如此，平靜卻沒有被侵蝕。

「今天...謝謝你送我回來。」他停下腳步看著我。

「我也只是順路啦，就當還你一個人情。」

他點點頭。「我畢業之後我們還會再見嗎？」

「你...想的話當然可以啊。」我微笑說。

他眼中泛起一圈光的漣漪。

「那再見。」

「再見。」他揮揮手。

他的背影逐漸走遠，消失在顛倒的燈火裡。

5.

掃完墓後回家，在母親的肩膀上大哭了一場。

回憶某件事就像是與時間談判，你只能等它讓步，不能要求它等你釋懷。

老師在最後一節課稱讚了我的文章，說感情非常真摯。本來願意分享創傷的同學就不多，在一群不熟的人面前揭傷疤可是有夠蠢的。阿藍甚至沒來上課，被他擺了一道。沒關係，我已經完成了約定。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故事大致是這樣的。

有一天凌晨，婆婆失禁了。括約肌失去控制膀胱的能力後，她時不時就大聲喊叫表示要小便，幫她換尿布成為了我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，一旦不記得就會被母親狠狠責罵。我能理解，沒人想要洗一股屎尿味的床單。

幫她洗澡和擦拭糞便的時候，我希望婆婆能快點死去，因為這對我們兩個人來說都很沒尊嚴。當時的我還沒意識到，其實婆婆也在追逐死亡，只是她太過虛弱的身體不容許她這麼做。她丟棄了記憶，隔斷了情感，讓自己變成一個壞蛋，只是為了給我心理準備。

我把她弄髒的內衣褲拿去洗，「想拉就拉吧，不用去廁所。」

吃飯時她瞪著我。母親不解，問她怎麼了。

「你問這個女人。我底褲去哪了？」

「晾在外面...」

「騙人！你又騙人！」她聲音沙啞，「你偷了我的底褲拿去賣！你這個臭女人...」罵著罵著她開始哽咽，然後從滿佈皺紋的眼皮裡擠出一些眼淚。

「阿媽，別哭了，來吃點東西吧。」母親嘗試安撫她的情緒。

「我不吃，你們都想我死...」婆婆捂著臉，像一棵枯萎的樹。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從那以後，婆婆經常不肯吃飯，於是我在包尿布之外又多了一項工作。

她的反抗是對我們的控訴，也是對自己的懲罰。漸漸地我們相互排斥，於是我咒罵她，對她發脾氣，仿佛這就是一直以來的相處方式。她毫不示弱，用各種難聽下流的詞彙形容這個不讓她吃飯的壞女人。我和婆婆透過在心中殺死對方，來確認對自身的厭棄。在廣褒的藍天下，我們分擔著與這個時代共存的憂鬱，並為此感到深深的愧疚。

「兩個人會走到一起大概是因為有相似的缺失吧。」掃墓那天，母親在車上這麼說。她的眼睛又紅又腫，眼角的皺紋非常明顯。「所以你婆婆才會生我，我才會生你。」

「但是」，我很疑惑，「你生我之前根本就不知道我會有什麼缺失啊。」

「的確呢，生你之前我完全不懂得該如何做母親，」她微笑，「但我已經知道要怎麼做女兒了。雖然未必做得很好，可是也一直努力地想知道女兒的想法和感受。就像照鏡子，是與自己相處的過程哦。」

婆婆去世前一天我沒去醫院。母親說看得出來她很虛弱，只是沒想到這麼快。

「對不起呢，」她向我道歉。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「沒事啦，」我不敢看她，「是我自己沒去。」

「那天她有提起你哦。」

我看著母親。

「她大部分時間都在睡覺，醒了也迷迷糊糊的。看見我來了她微微一笑，然後又板起臉。」

『你好久沒來看我了。』

『前天不是才來過嗎，還煲了粥，你不記得了？』我輕輕抓起她的手。

『好痛！』她叫出聲，我有點嚇到。

『你們都不理我，只有我孫女...你知道我有個孫女嗎？』她的聲音很小，耳朵湊上去才聽得見。『我知道啊，那是我女兒。』

『她每天都會來看我哦。』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她微笑。」母親說完後緊緊抱著我，同時安撫我不斷顫抖的背。

清明的天是灰色的，下著淅淅瀝瀝的小雨。

另一封信

昨天晚上的飯菜不合胃口嗎？今天煮了你喜歡吃的番茄湯面，餓了就吃點吧。還想吃什麼告訴我，我會學著做...這幾個月多少有點進步吧？隨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便點評一下怎麼樣。

創作班關於創傷的文章怕是寫不出來了。跟其他人相比我這些應該連小傷口都算不上。約定好了要和那個女孩交換看，有點對不起她，但也別無他法。我從她眼中能看見真正的創傷——就是某種痛苦的餘震，可是真正的創傷是寫不出來的。書寫記錄充其量不過是在舞台上唱戲，一個負傷的人是沒辦法畫臉譜、穿戲服的。話雖如此，好的文章還是能讓人感到慰藉，如果她因此而寫出一篇好文章，或許會感激我也說不定。哈哈。

她也喜歡《麥田捕手》，我告訴過你的。我還專門問她最喜歡哪段情節，答案不出所料也是胡登跟妹妹的對話——也就是胡登說要把懸崖邊上的孩子捉回來那段。我也覺得那裡寫得很精彩，但其實最打動我的是前面，當妹妹叫他想一樣非常喜歡的東西，他說：「我喜歡跟你一起坐在這裡。」

我沒有告訴她，這種感覺太個人了不是嗎？

下午母親打來問你怎麼樣，我說挺好的，她說等你考完試去她東涌新家看看，裝修得很漂亮。我說看情況吧。你想去的話我們隨時都可以去哦，當然不去也可以，我覺得沒什麼好看的。

你之前說想要的降噪耳機我放在你房間門口了，就當是賠禮吧。這款隔音非常好，保證你除了音樂什麼都聽不見，別擔心。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記得按時吃藥，好好休息。如果想出去走走散散步就給我發個訊息吧。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評語

藍既是角色名字，也是小說中寫到的「人心裡藏好的脆弱的部分」。對傷痛有深刻的理解、具體的描述；擅寫青年人的心境。

—可洛（梁偉洛）先生

寫成長的創傷與頓挫，充滿文青氣息。有關照顧婆婆和跟母親相處的部分處理得很好，全篇的開首亦亮眼。

—何杏楓教授

敘事筆法成熟，具有獨特的文藝氣息，描寫相當吸引。場景的選擇相當精準，結構鋪排與過渡也可謂拿捏得當，能夠充分描繪角色的關係發展與情感變化。

—唐睿博士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評語

“藍”是一個人的名字，也是故事的標題，講述一個人的悲傷、創傷。故事發生在一個創意寫作課上。有趣的是，當生活不能完全與名作相提並論時，如何寫出生活中的憂鬱。故事有序言和尾聲，由敘述者哥哥的兩封信組成，將寫作帶回現實生活。

—譚國根教授



二零二四年中文文學創作獎得獎作品

<https://www.hkpl.gov.hk/tc/extension-activities/page/280732/WinningResults.html>